

[语言文字]

玉溪方言话语标记“格是”及其功能

李文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关键词] 玉溪方言;话语标记;格是;虚化;话语功能

[摘要] 玉溪方言“格是”从具有较强疑问功能的疑问标记虚化为没有表征意义的疑问标记,该过程是渐变的,“格是”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有话轮转接、话轮保持、人际交互、加强肯定等功能。

[作者简介] 李文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06(2018)01-0066-05

玉溪方言中参与句子命题意义表达的“格是”是构成疑问句的重要手段,语法化成为典型的疑问标记。在交互性话语中表达的意义是凸出疑问焦点,传递疑问语义。“格是”构成的问句是“格 VP”问句中常见的一类,这一特殊句式也存在于云南的其他方言中。丁崇明认为在昆明方言中“格是”构成的问句是“格 VP”问句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并详细描写了“格是”这一句式的句法形式和句法成分,分析了“格是”的语义语用功能^①。路伟描述了滇南方言“咯 VP”问句中的“咯是”如何语法化成为疑问焦点标记,并进一步虚化为话轮转换标记^②。《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讨论了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普通话里的“是不是”“是吗”,在云南的绝大多数方言点上对应的表达式为“格是”^③。因此,关注学者们对于“是不是”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玉溪方言中的“格是”如何从疑问标记虚化为只具有程序意义的话语标记。李成菊讨论了“是不是”这一疑问结构体虚化为话语标记的原因和过程,描写了作为话语标记的“是不是”的主要话语功能和社会分布^④。李宗江把“是不是”定义为结构小句,深入研究了其功能^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收集玉溪方言中的语料,考察“格是”这一疑问标记虚化为话语标记的原因和过程,描写作为话语标记的“格是”的主要功能。

一、作为话语标记的“格是”的确认

在玉溪方言中,存在许多“格是”的表达,它们分为两类:一是疑问标记,二是话语标记。例如:

① 丁崇明.昆明方言语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5.

② 路伟.滇南方言的“咯是”:从疑问焦点标记到话轮转换标记[J].红河学院学报,2009(6).路伟先生在上文中使用“咯是”,本文写作“格是”。

③ 吴积才.云南省志,卷五十八;汉语方言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511-512.

④ 李成菊.北京话话语标记“是不是”“是吧”探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2).

⑤ 李宗江.几个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功能——兼及对话语标记功能描写的一点看法[J].当代修辞学,2013(2).

(1)A:你家隔壁呢娃娃格是考上了玉溪一中?考上么,他爹肯定要请客。

B:考上了么,争气了。

(2)A:你说啊!就每个月拿到手呢这点工资饭都快吃不起了,格是,贵呢房子买不起,格是,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B:说是呢!老农民日子苦了。

例(1)中,发话人对受话人邻居家孩子是否考上玉溪一中这一情况毫不知情,于是提出询问,提问时也没有任何的倾向性和预期性,完全依赖受话人在回答中提供的信息来消除心中的疑惑,这时体现出了疑问句的本原功能——探寻功能。句子包含的“疑问结构体”是使句子产生疑问语气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疑问结构体是疑问句重要的形式特征,句中作为疑问结构体的“格是”也就成了句子中疑问语气的标记。

例(2)中,发话人用陈述的语气向受话人传递谈论的话题内容,并没有疑问语义,不需要受话人对此作出表态和回答,此处的“格是”表示会话时发话人在连续语流中的踌躇和思量,不影响话语命题的真值条件。从上述两个例子的分析来看,玉溪方言中的这类“格是”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在语用上,虽然句法形式类似疑问句,实则不发挥疑问功能,其功能主要是话语语用层面上的调节和监控言语交际,具有自返性。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与前后相邻的句法成分构成更大的句法单位,省略后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在语义上,“格是”编码具有程序意义,不改变话语命题内容的范围和方向,也不影响其真值条件的表达。在语音上,“格是”是一个固定的表达式,中间不能插入其他句法成分,所以具有独立的语调单位,与前后的语言单位存在语音停顿,发音弱化或调值偏低。在风格上,存在于日常的对话或独白中。

殷树林将话语标记定义为:“话语标记是有独立语调的、编码程序信息用来对言语交际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表达式。”^①结合话语标记的定义和性质特点来看,在玉溪方言中,具备上述特征的“格是”可以看作是从同形的疑问标记虚化后形成的话语标记。

二、“格是”的虚化及功能变迁

玉溪方言中的“格是”从疑问结构体虚化为话语标记,其疑问程度由“强”到“无”、疑问功能由“问”到“非问”的减退与变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方梅描述了“是不是”从疑问标记虚化为话语一语用标记的不同阶段,并解释了不同阶段的功能差异^②。基于方梅的研究,玉溪方言中“格是”的虚化及其功能的变迁与“格是”自身在话语中的句法位置和句法语义指向紧密相关。

第一,定位疑问焦点,形成焦点疑问。“格是”以命题内部的某个成分为辖域,这一成分就是疑问的焦点,此时的“格是”作为疑问结构体,负载着疑问重心传递出的信息,承担了句子疑问功能的表达。在线性位置上与疑问焦点紧密相连,针对疑问焦点向受话人发问,请求受话人就疑问焦点透漏出的未知和不懂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从而形成焦点疑问。此处的“格是”疑问程度最深,探寻功能最强,属于强发问。例如:

(3)A:外婆刚刚问,格是姨妈去昆明看病嚯?

B:是呢么。/不是啊,是姨爹。

(4)A:外婆刚刚问,姨妈格是去昆明看病嚯?

B:是呢么。/不是去昆明。

例(3)和例(4)中,“格是”在线性位置上有所不同,但都和疑问焦点密切联系,形成焦点疑问。例(3)的

① 殷树林.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② 方梅.疑问标记“是不是”的虚化[C]//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疑问焦点是“姨妈”，例(4)的疑问焦点是“去昆明”，“格是”指向的焦点不一样，回答也不一样。需要注意的是，疑问焦点一般存在逻辑重音，有重音作为标记。

第二，位于小句内部，形成命题疑问。“格是”以整个命题为辖域，具有概念意义，位于小句内部，并作为真值条件参与句子命题意义的表达，形成命题疑问。“格是”在句中的线性位置比较灵活，不指向某一个特定的疑问焦点，其位置的改变不会诱发疑问焦点的变化。这里的“格是”是发话人征询听话人对于命题真实性的认可或对于命题持有的态度，发话人对于命题涉及的信息带有一定的预期性和倾向性，态度半信半疑，存疑程度减弱，形成弱发问。

(5)A:这个牌子呢衣服你之前格是买过嚯？质量可以呢么。

B:买过了么。/没有买过。

(6)A:你格是先让开我把单车修好么又和你玩？

B:是啦。/不行。

例(5)中“格是”显示出了发话人的主观倾向，其在发问前对所问信息已有一定的猜测和了解，内心深处持有“对方之前买过这个品牌的衣服”的推测，但没有十足把握，所以用“格是”来表达疑问，希望听话人的回答能证实自己的推测。例(6)中发话人利用“格是”来表达一种委婉的拒绝与推诿，探寻疑问功能大大减弱，同时遵循了礼貌原则。

第三，位于话轮内部，形成交际疑问。“格是”以整个命题为辖域，同时具有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形成交际疑问。“格是”在线性位置上处于命题表述结构之外，并总是处在句子末尾，但没有形成独立的韵律曲拱。显示发话人交际意图的疑问焦点和疑问重心处于“格是”的前面，发话人在句末用“格是”来确认自己对于前面内容的认识或征求听话人的主观态度，不对命题的真实性进行提问，疑问程度趋于消失。例如：

(7)A:意思就是说感冒发烧就要多喝水，格是？

B:多喝水有助于康复啊。

(8)A:今儿买呢苹果有点酸，格是？

B:不酸么，我吃点还吃呢么，还脆，比我那日买的么甜多了。

例(7)和例(8)中“格是”位于陈述性的疑问重心之后，相对独立，是发话人在征询听话人的态度，并无强烈的疑问语气，也不是对命题真实性的提问。例(7)中发问语已经具备了感冒发烧要多喝水这一常识，例(8)中发话人自己试吃苹果后得出了苹果酸的结论，两个例子都是利用“格是”来确认自己的认识，同时征求听话人的态度。“格是”有时甚至可以省略，省略后不影响命题意义的表达和话语内容。此时的“格是”还附带一定的疑问语调，但语调非常弱。

第四，成分独立，形成话语标记。“格是”发展为独立成分，以整个命题为辖域，失去了概念意义，只具有程序意义，不再是疑问句中的“疑问标示”^①。这时的“格是”很难从句法层面对其功能和地位进行考释和定义，它表达的是发话人持有的主观态度，失去了原有的征询和疑问功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调单位。例如：

(9)A:今年雨水多呢么，也没有见多收的两斤菜籽，两斤麦子，认不得是咋说了，格是。

B:这种事情哪个认得，听天由命了。

(10)A:读书是为了整哪啊，就是为了吃饭，为了以后能找到好工作，不然读书整哪，格是。

B:大哥你说呢有道理呢，我家那个老是怕去学校呢。

① 徐盛桓. 疑问句探寻功能的迁移[J]. 中国语文, 1999(1).

例(9)和例(10)中的“格是”已经失去了疑问语调,不具备疑问功能,位于话轮交接处,结束本次话轮。张谊生认为:“某些虚化机制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语用的原因而触发的,其虚化过程的最终完成,也是通过语言的表达而实现的。”^①在交互式话语中,由于表达和交际的需要,“格是”从疑问程度最深的焦点疑问句中的强疑问标记逐渐虚化为只具有话语功能的话语标记,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是语用化的结果。

三、话语标记“格是”的功能

第一,话轮转接功能。在动态的言语交际中,发话人和听话人通过彼此角色的不断变换,轮流发话,完成双向互动信息的交流,通过话轮的不断转换推动会话的顺利进行,完成交际目的。在会话中,发话人利用“格是”结束自己的话轮,把话轮转交给听话人,此时交际双方的角色发生改变,接过话轮的听话人变成发话人,开始自己的话语。“格是”发挥了话轮转接的功能,梁丹丹称为“话轮转换信号”^②。例如:

(11)A:玉溪这个天气还是好呢,冬天么不会太冷,夏天也不老是热,还是好在呢,格是。

B:比起北方么好在多了,花花草草又还多。

(12)A:红塔集团,一听名字就不得了,你看看里面呢员工,个个开小车,老是好过了,格是。

B:哎,人和人不能比,人比人会气死人呢。

以上例句中,发话人在自己的话轮结束处使用了“格是”对本话轮做出总结,结束话轮,期待听话人依据自己的话语意义做出回答,开始新话轮。从形式特征上来说,“格是”和前面句子有停顿,有独立的语调。

第二,话轮保持功能。话语的生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极为复杂。作为交际主体的发话方要综合考虑自身的知识架构、认知经验、语言修养和听话人的话语解读能力、知识背景、心理状态、年龄、兴趣以及交际背景等因素来选择词语和句法结构等,以期生成有效的话语来传递信息,这是发话人发话之前重要的言语计划。在交际中,还要随时关注对方的反馈信息,减少交际中的语言信息损耗。当言语活动和发话人的言语计划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持自己的当前话轮,不丧失话语权,发话人往往会利用“格是”来填补因暂时性思维空白造成的语流空隙,使话轮得以保持。例如:

(13)A:你看看现在这些人啊,胆子简直是老是大,格是,年纪轻轻呢,书不好好的读,学人家偷东西,简直是造孽啊!

B:我还是听说了,社会风气不好啊。

(14)A:他们说州大河今年呢鱼老是多呢,红呢、白呢、花呢,不过么肯定是政府养呢,格是,你想拿了吃么想的不要想。

B:我也是前两天看新闻说有个新平呢小伙子钓了几条就上新闻了。

(15)A:这个酒啊,格是,适当呢喝点也倒是要得呢,喝多了就要出事了。

B:所以说做事情要想象后果,现在年轻人做事情不动脑子了。

上述例子中,“格是”没有出现在话轮末尾,而是出现在一个话轮中两个能够发生直接关系的句子成分中间,这表明发话人在交流中边说边想,思维出现间歇性空白,造成语流出现空隙,话语的组织和表达显得不流畅。为防止对方抢走话轮,因而使用“格是”来填补因思维空白造成的语流空隙,形成必要的语音停顿,使自己赢得足够的时间对话语的组织进行重新思考和确认,保持当前话轮。承担这一功能的“格是”在实际的会话中发音较短且轻,“是”的韵母向央元音靠拢。

第三,人际交互功能。位于话轮开头和话轮中间的“格是”具有不同的人际交互功能。位于话轮中间的“格是”,目的是让发话人和听话人在交际过程中都能够积极参与、相互作用,在提醒听话人的同时确立

① 张谊生.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J].中国语文,2000(1).

② 梁丹丹.会话中“对吧”的语用功能[J].修辞学习,2006(1).

交际双方共同的认知状态,实现会话的交互性,这时“格是”实现了求应功能。例如:

(16)A:不是我不帮你,这种事情还是要好好想想呢,格是,现在国家政策抓得又严,生意呢生意又不好做,格是,整不好就要出事情了,你等我好好想想,想出个稍微稳当点呢办法出来,你再等等。

B:麻烦你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整了不好意思了。

发话人连续发话,中间并没有停顿,也不需要受话人做出回答,因为话语内容较多,利用“格是”提醒受话人,唤起对方的注意,表示交际过程并不是自己单方面的叙述,同时让受话人认可自己的话语内容,加强双方的交互性。受话人不必针对“格是”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有时可以用“嗯”“是”或者眼神态势来回应对话人。

位于转接话轮的开头的“格是”,具有对前后话语求应和反应的双重功能。例如:

(17)A:我孙子说,今年玉溪一中考起了好几个清华北大呢。

B:格是,我昨天瞧报纸上也是报道了。

例(17)中,“格是”位于会话中转接话轮的开头,而不是首话轮开头。“格是”是发话人结束上一个话轮后受话人做出的肯定明确的回答,说明受话人对上一话轮发话人所要表达的话语内容已充分了解,为了交际的需要,用“格是”对上一话轮进行回应和反馈,同时寻求对方的回应,即话语的求应功能。

第四,加强肯定功能。位于话轮中的“格是”对其前面的旧信息具有肯定、再认的功能,对其后面的新信息具有加强、提示的功能。例如:

(18)A:作为一个玉溪人来说啊,格是,还是要能讲一口地道呢玉溪话才要的,不然哪个认得你是哪点呢人。

B:说呢在理呢。

(19)A:你就说说么,格是,这几条路啊,天天修,一天拿的钱浪费。

B:这些人想些哪样就认不得了。

例(18)中“格是”对其前面的旧信息“玉溪人”加以确认和肯定,以确保自己的信息内容没有偏差。例(19)中的“格是”对其后面的新信息“几条路”做出提示和加强,突出重点。

The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 “Geshi” (格是) in Yuxi Dialect

LI Wen X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Key Words: Yuxi dialect; discourse markers; Geshi (格是); grammaticalization; discourse function

Abstract: The questioning function of the question marker “Geshi” (格是) in Yuxi dialect becomes weakened through a gradual process, and now the marker performs the functions of conversational turn keeping and turn shifting, inter-personal affirmation, and enhancing assertions.

收稿日期:2017年11月2日